

· 革命战争回忆录 ·

# 烽火年代

程世才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5V/41

革命战争回忆录

# 烽火年代

程世才

革命战争回忆录  
**烽火年代**

程世才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4 $\frac{1}{4}$  插页：5  
字数：100,000 印数：100,001—220,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2版 1979年11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35 定价：0.48元

76 90/58

## 目 录

### 红军时期

空山坝大捷·····	3
“夜老虎”·····	17
黄木垭歼灭战·····	23
强渡嘉陵江·····	36
包坐之战·····	45

### 悲壮的历程

“虎豹口”渡河西进·····	53
“蜂腰”上的长蛇阵·····	59
第一次决战·····	63
冲昏头脑的胜利·····	70
第二次决战·····	75
血战南流沟·····	81
生死关头·····	88
石窝会议·····	95
在祁连山中·····	98
跨过戈壁,进入新疆·····	102
历史的结论·····	108

## 抗日战争时期

粉碎日寇“六路围攻”…………… 113

## 解放战争时期

中长路上破顽敌…………… 125

南满战场的夏季攻势…………… 133

再版后记…………… 147

# 红军时期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 空山坝大捷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夜里两点钟，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命令我们三十三团（我是该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向空山坝东南二十余里的余家湾方向行动；并且命我连夜赶回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空山坝，接受紧急任务。

空山坝是一座海拔两千五百多公尺的险峻高山，四周群峰林立，怪石嶙峋，顺着峭岩绝壁，只有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条通向西南的余家湾，另一条通向两河口。总部设在方圆不过二、三十米的半山坡上破旧的茅屋内。总指挥徐向前和总部其他几位首长住在一间狭小低矮的房间里。房中的木床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电话员坐在旁边不停地工作着。小小的豆油灯发出微弱的光亮。墙上挂着一幅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用红蓝色，显明地标示出敌我阵势。

几天来，总部首长就是在这简陋的茅屋内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当我赶回总部驻地的时候，已经鸡叫头遍了。远处，不断地传来“砰砰叭叭”的枪声和“轰隆轰隆”的炮声，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以后的一些情景：我们红四方面军四个师（包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总部共一万五千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西征，沿途冲破数倍于我的敌人追击堵截，行程三千余里，由鄂、豫、皖、苏区转战川北两河口。入川不到一个月，歼敌



数千，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广大地区。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通江召开了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春天来到了川北山区，翻身的农民已开始春耕，漫山遍野唱起了悠扬的山歌……。这时，四川军阀田颂尧纠集了约五十个团的兵力，于二月二十五日前后，分三路向我苏区进犯。田部左纵队由王铭章指挥约二十五个团的兵力，从望苍坝出动经南江指向空山坝；中央纵队由罗乃璋指挥约七、八个团兵力，由苍溪出动经巴中指向平溪坝；右纵队由李伟如指挥约六、七个团的兵力，由石桥河出动指向通江。另外，杨森的夏旅、刘存厚的冷旅配合田颂尧由营山、达县、万源出动指向通江、洪江、竹峪关一带向我进犯。

虽然我军入川不久，但到处受到群众热烈拥护，革命斗争声势浩大，敌人为了挽救其死亡的危机，继续统治这块地方，利用青黄不接、春耕农忙和我军立脚未稳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是很明显的。

在敌人兵力、装备都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硬拚，因此，徐总指挥对我们说：“要发动群众，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逐渐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川北多山的有利地形，在运动中阻击和消耗敌人，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以便积蓄革命力量，最后反攻。”

几个月来，我军在各条战线上均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伤亡将近万名。长池、余家坪、杀牛坪等地我军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与敌激战，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十三团拖住敌人四、五个团的兵力，在得胜山打了一个激战，歼敌一个旅的大部。

但是，情况是非常紧张而严重的。五个月前开辟的广大苏区，现在仅剩下方圆几十里的一块地方，由于敌人重重围攻，粮

食只能维持几天了，谁也舍不得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吃掉。依照惯例，每次开会，总部首长都是以最好的食物殷勤招待下级的，可是这次，徐总指挥同大家一起连说带笑地以半生不熟的山芋、蚕豆当夜餐。

虽然情况很紧张，敌情也很严重，但总部首长和全体同志还是那样从容不迫、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这种信心百倍和冷静清醒的气氛，使我们下级指挥员更加沉着、坚定。

会议还没开始，徐总指挥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屋内踱来踱去，手里拿着旱烟袋，慢慢地吸着，有时抬头看看墙上的标图，有时低头思考着什么，间或同干部们谈几句话，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钟表的指针刚刚指到五时，他立即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用红蓝颜色标示的密密层层纵横交错的地图跟前，问道：

“这张地图大家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同志们齐声回答。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分兵把守，这样就会造成不利的形势，使苏区广大人民继续遭受军阀地主的蹂躏；另一条道路就是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主力一部，而后乘胜追击，粉碎敌人围攻……。”这时，一位参谋走来请总指挥去接紧急电话。

屋子寂静无声，怀表的清脆的嗒嗒声听得清清楚楚。同志们神情贯注地思考着：反攻何时开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同李先念政委在看地图，王树声（七十三师师长）师长走来说：

“李政委，多么好的地形啊！”他指着地图上一圈一圈的螺丝钉说：“从这里出击很好，就是没有通路。”

“只要想办法，在余家湾一带是可以开辟一条近路的。”李先念政委很有把握地说，“你们已经在小坎子坚持了几天，与敌

人争夺每寸土地、每棵树木。同志们那种英勇牺牲、果敢顽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为了全军的胜利，我们可以坚持到必要的时刻。”王师长坚定地说。

徐总指挥回到原来的位置，眼光凝注地望着前面，会场又宁静下来。他用清晰、明确的声调说：“刚才是七十三师师指挥所打来的电话，说敌人还是采取人海战术，集中攻击我小坎子阵地，我军伤亡不小。小坎子是通向空山坝的咽喉，万一丢失，就会影响全线反攻。因此，我命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反攻开始。”

徐总指挥冷静地考虑了到会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后，立即作了决定：集中七十三师和七十一师全部，分别担任左右两翼的主攻任务；十师的一个团在中间，十二师一个团为预备队，十师一部继续阻击竹峪关的敌人，十二师一部箝制德汉城方向的杨森部队。

原定后天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提早到明天拂晓。

师首长研究了敌情、地形、任务后，命令我们三十三团选择我右翼，即敌左翼暴露之翼侧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反击敌人。明天三点前，隐蔽在预定地点，作好一切进攻准备。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我带着各营干部和一、二营主攻连的干部，换上了便衣来到了余家湾山头阵地。

余家湾位于空山坝东南，背靠巴山，浓密的丛林，布满了整个山峦，有古老的松柏，笔直的青竹，还有刺人的荆棘，山里盘据着各种野兽和长蛇大蟒，没有耕地，也没有人烟。我们在密林里爬了几个小时，来到离敌前沿百余公尺的岩石跟前，仔细观察了敌人的具体部署、火力配备、工事构筑、各预备队所在位置等。

由此往南通过二十余里的山林，有一个小山岗，这就是柳林坝，那里驻敌两个营防守，不远还有一个营，为敌团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那里。在往西南不远的村庄内，架着一排排无线电网，从地图上看，那就是梓潼庙——敌旅部驻地。从望远镜内可以看到东山上密集的石堡和弯弯曲曲的交通壕，有敌防守。只有开辟林间通路从敌防守薄弱的翼侧进行反攻，然后追击敌人，将敌拦腰斩断，配合我主力展开大反攻。

观察了敌情、地形后，我们研究决定一、二营分左右两路，相隔二、三百公尺，从山林中开辟通路，并担任团主攻任务，三营为预备队，配合一、二营砍路。下午二时开始到第二天两点完成。

我把准备的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上级，得到上级的同意和指示。

天气闷热，没有一丝儿风，树叶一动也不动，好似闷在蒸笼里一样。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脸上直往下淌，衣服都浸透了。忽然，天空里黑云乱翻，远处雷声轰鸣，电光闪闪，不一会，瓢泼大雨倾倒下来，山洪冲击着岩石，山谷发出巨大的响声。我带领团参谋处的几个干部来到一营。

全体指战员在密密层层的山林里冒雨开路，锯树的锯树，抬的抬，以豪迈的英雄气概向大自然展开了猛烈的搏斗。有的同志脸被刺破了，有的被毒蛇咬坏，有的被麻蜂钉了，大家忍受着暂时的痛苦，迎接激烈战斗的到来。有时还可以听到战士们满有风趣的谈笑声：

“哈哈！老天爷看见我们热的难受，特意给我们来个冷水浴哩！”

“上级选择的地形太好啦！”

“距离敌人这么近，敌人发觉不了吗？”有一位战士担心地问道。

旁边一位战士，用手揩了揩眼睛，接过来说：“敌人是瞎子聋子，看不见也听不见。”

这时，一营营长林英剑走了过来。这位年龄不过二十二岁，农民出身的营指挥员，个子不高，却很壮实，打起仗来沉着、勇敢。几年来浴血战斗，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任何艰险情况下以身作则，同战士们打成一片。他听见战士们的议论，便直起腰板，接着说：

“对！敌人是瞎子，是聋子。他们永远是这样。因为他们为少数大肚皮卖命，欺压老百姓，群众不但不拥护他们，而且还要反对他们。”

雨，在漆黑的夜里，还是不停地下着。开路工程，迅速地进展着，离守敌前沿阵地，越来越近了。二营部队离敌人只有二百公尺，为了防止敌人发觉，改用了刀削、斧砍，短促的命令不断地传来：

“不准说话！”

“注意隐蔽！”

“不准吸烟！”

对面，敌人打着三节电筒，来回地晃来晃去。有时，电光透过密密层层树林，晃得睁不开眼睛，敌人的喊叫声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我们队伍正在机警而又紧张地突击最后一段工程，直到砍倒了最后一棵树，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战士们，擦掉枪上的雨水，轮番休息，准备战斗。

我向师首长作了汇报：战斗准备任务已经完成，并决定四时整发起攻击。

这时，我七十三师和敌人已经激战几昼夜了。从小坎子方向不断地传来激烈的枪声、炮声和冲杀声。当时我已感到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同时，更为友邻部队担心。我考虑，只要友邻部

队能按照总部的决定再坚持一两个钟头，敌情没有新的变化，胜利是有把握的。如果敌人增加兵力，我们会付出一定代价，但也必须保证战斗胜利，因为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关系到千千万万群众的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

部队在休息着，焦急地等待攻击时刻的到来。有的战士靠着石头打盹，有的吃着雨后发霉的干粮，大部分战士睁大眼睛看着前方，小声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敌人还在那里睡觉哩，一会儿连裤子都顾不得穿就得当俘虏。”

“乒”地一声枪响，子弹尖叫着从头顶飞过，惊醒了打盹的战士。

“听，敌人放枪啦！”

“还不是为了壮一壮他们的兔胆。”那位打盹的战士回答说。

三点钟部队全部进入阵地，战士们趴在冰冷的山石上和潮湿松暄的泥土里，把子弹推上膛，上好枪刺刀，手榴弹摆在身旁，两眨眼也不眨地盯着前方待命冲锋。

四周寂静无声，心脏急促地跳动着……

四时整，总攻开始了。我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着，只见一营战士，象离弦的箭头一样，一齐冲向敌人。他们以神奇迅速的动作，穿过前沿的密林，向敌人射击。顿时，余家湾山头枪声、炮声一起吼叫起来，随着轰隆轰隆的马尾手榴弹爆炸声，就是响亮的呐喊声。

一营营长林英剑高举驳壳枪率领着英雄的战士象猛烈爆发的山洪一样，向敌人冲杀过去。战士们不顾石尖扎脚藤萝绊腿，奔向敌人。敌人仓皇失措，来不及应战，一下跑乱了营，真是有的提着裤子，有的拿着枪在向自己的方向射击。“交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喊声四起，两个营的敌人，没等编成战斗队形，就

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

敌人另外一个营，已编好战斗队形，顺着山坡眼看就要爬到我一营跟前。在这刻不容缓的紧张时刻，二营营长刘世木急速率领战士，从一营右侧奋勇前进，拦住了敌人。战士们端起刺刀，把固守顽抗的敌人一个个刺倒在地上。敌人经不起战士们的勇猛冲杀，大部分被消灭，其余皆狼狈逃窜。

我看到这位身体消瘦而又结实，缝纫工人出身的指挥员，心里非常高兴。

“李政委来喽！”一位参谋人员忽然喊了一句。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李先念政委带着几个干部从后面山坡上走下来。

一看到李政委，大家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他头上冒着大汗，满身是泥，一看就知道他是沿着光滑的山路，翻过几道山梁到各团来指挥战斗的。他最能体贴爱护下级同志，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方观察着，战士们已经冲到敌旅指挥所——梓潼庙周围。我命令部队除以少数人收拾缴获的枪支和看押俘虏外，继续进攻！

密集的火力将敌人压缩在狭小的山沟里，敌人象无舵的破船一样，在巨浪里荡来荡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开花，受惊的骡马，飞腾而起，不少敌人被踩死在铁蹄之下。胆小如鼠的敌军官躲在丛林里，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让士兵们前进。向房子里溃退的敌兵，被督战的军官用手枪一个个打倒在地上。红军战士们机警地蹿跳着，利用每一个堵墙，每一块石头和土块，作为临时掩体，向敌人射击。敌人的死尸，横躺竖卧地倒了一地，阵地逐渐压缩。

最后，敌人龟缩进旅部住的一座围墙高的大院落里，敌人的机枪怪叫着，冰雹一样的子弹向我方压了下来。战士们匍匐前

进，眼看爬到跟前，被敌人打中了，十几个战士英勇地牺牲。

一营长林英剑，气的眼睛瞪得溜圆，大喊一声：“手榴弹！”突然，有个战士飞速地蹿跳过去，跳了几步，猛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家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不料，他却迅速地向前爬去，爬到离墙只有两公尺的样子，才把两手拖着的一颗马尾手榴弹，猛然一丢，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火花飞溅，硝烟四起。“冲啊！”一营营长林英剑率领突击队从烟火中冲了上去。当硝烟消散已尽的时候，战士们已经爬上了围墙。敌人抵挡不住凶猛的洪流，乱成一团。一营长举起右手正要射击逃跑的一个敌人军官，忽然被流弹击中，他抓住围墙的缺口，继续指挥战斗，战士们一个个全都冲了上去。枪声停止以后，他才去包扎伤口。

我往梓潼庙进行的路上，战士们押着一个俘虏军官，迎面走来。这就是敌人独立路司令兼四师十旅旅长杨杰。几小时前还暴跳如雷、八面威风的家伙，这时两手下垂，象个木人似的站在路旁，嘴里咕嘟着：

“就这样完了，太快！太快！”

我问他东山有多少部队，他说：“两个团。”我用轻蔑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叫战士们押到师部去。随后，一溜一行的俘虏被押送到后方，边走边议论：

“红军神出鬼没，真是可怕。”

“听说红军的子弹会拐弯，跑到哪里，它追到哪里。”

“要是把我释放回家去，我可不再卖命啦！今天要不是我缴枪早，脑袋早搬家了。”

歼灭敌人一个团，并占领敌旅部后，剩下的敌人就和掉头的苍蝇一样，横冲直撞，作垂死挣扎。东山敌人的一个多团，除部分固守阵地外，大部向我扑奔过来。我命令部队立即迎头痛击。我军打了几次反冲锋，一直冲到山上，与敌白刃格斗。敌人



拚命挣扎了一阵，几十分钟后，抵挡不住，向后溃退，我军沿着山道乘胜直追。

我随特务连走到柳林坝山坡上时，听见有人喊叫，上前一看，原来有一个战士在追击敌人时，掉进上面盖着浮草的三、四丈深的窟窿里。特务连的战士扎了几根竹竿，在一端套了个圈套，伸了进去把他拉上来。他的头部被岩石擦破，鲜血直流，两手直握着机枪。我叫他到后方休息，他只说了个“不”字，就一溜风似地向部队攻击的方向飞跑过去。我认识这个机枪射手，他是在湖北红安县参军的。我望着他的背影，真象一块大钢板似的，站在那里，堵住前面的敌人，手里的机枪不住地向敌群扫去。

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全部退到北山河沿上。雨后的山洪，汇流涌进北山河里，翻滚的河水，冲击着岩石，激起了浪花，向东奔流。敌人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有的摔掉了机枪，有的丢弃了骡马，各自逃命。我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战士们个个有如猛虎下山，一齐扑向敌人，展开搏斗。

敌人尸体遍野，一个个惊魂丧胆地往河里跳，有的被河水冲走，有的被我军战士追至河心，做了刀下鬼。枪声逐渐停止下来，大部分敌人被我歼灭。

黄昏，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路出发了。山岳地区天黑得特别快，太阳一落山，就对面不见人了，部队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好在我们对山路很熟悉，这样就一气走了八、九十里路，到了牛角坎，部队在这里暂停休息。我和各营干部在一间茅屋里正在研究第一天的战况和以后的行动部署。这时，通讯员走来报告：徐总指挥到了。我们刚站起来，他已经走了进来，和同志们亲切地一一握手问候。他简单地问了一下部队情况后，立刻